

AI星纪元

像素级洗稿、批量搬运频发, AI漫剧、AI短剧产量快速攀升的同时, 作品被盗版、“换皮”的情况也日益突出。仅靠成片截图, 创作者往往难以证明自己的智力付出。如何通过“过程存证”打通AI创作确权的最后一公里?

9月15日, 由贵州漫剧制作公司天阅科技有限公司制作的AI漫剧《摄政王的心尖宠重生了》拿到了自己的“身份证”——由贵州省知识产权局颁发的《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证书》, 成为全国首例将AI漫剧创作过程登记为知识产权的案例。

“确权过程很简单, 可以说是无感。在创作端电脑上安装采集软件, 以数据形式全程记录创作过程。一旦发生侵权纠纷, 可直接调取该数据集作为有力证据。”近日, 天阅科技负责人刘桥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介绍。

随着AI工具大幅降低内容生产门槛, AI短剧、AI漫剧赛道迎来爆发式增长, 随之而来的侵权现象也屡有发生。

公开报道显示, 杭州某公司未经小说《我们女寝在末世求生》作者授权, 提取其故事梗概、核心情节及人物设定制作AI短剧后, 公开致歉并将涉案作品全网下架。宁波中院则在《桃花马上请长缨》改编案中认定, 短剧《将军! 夫人她请旨和离了》擅自改编并上线传播, 侵犯原作改编权、摄制权及信息网络传播权。

除了直接搬运, “洗稿式”侵权更为隐蔽: 侵权者将爆款作品的核心逻辑、人物关系、故事框架提取出来, 丢给AI进行改写, 换一套台词、改几个名字, “换皮不换骨”地重新生成。此外, AI换脸、声音克隆等侵权形式也屡见不鲜——2026年, 迪丽热巴、虞书欣等多位艺人相继发声, 指控AI漫剧擅自使用其面部特征或声音进行商业牟利。

无感采集

AI漫剧首获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证



《摄政王的心尖宠重生了》剧照。



取得证书时, 贵州天阅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刘桥(左)和贵州文化产权交易所董事长范文若合影。

2

人类独创性是核心标尺

2023年, 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国内首例“AI文生图案”。原告用AI工具生成人物图片《春风送来了温柔》, 而被告擅自使用并去除水印。法院认定原告经提示词设计、参数调整和迭代筛选, 体现独创性智力投入, 享有著作权, 被告被判赔款并道歉。

刘桥坦言, 确实遇到过AI侵权的问题, 但是AI作品侵权的举证比较困难。一旦发生纠纷, 原创方需拿出早于对方的创作过程证据, “但原始工程文件动辄15至30GB, 难以完整保存和提交。”更关键的是, 传统的版权登记只登记成品、不登记过程, 版权局仅对最终成片或设计图进行登记, 无法确认作品是否真正由登记人原创。

四川鼎韬律师事务所副主任邓红军接受华西都

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 现行《著作权法》(2020修正)没有针对AI生成内容的专门条款, 只能适用作品、作者的一般规定。

那么, 如何判断AI生成内容构成作品? 邓红军认为, AI生成物认定为作品的核心标准是独创性表达。AI本身不能成为作者, 只有创作者作出实质性独创性贡献, 成果能以有形形式复制, 才可能构成作品。“若创作者全程主导创作, 通过持续调整提示词与参数、主动取舍、控制最终表达, AI仅作为创作工具, 在证据充分的前提下, 结合当前司法实践, 可以认定构成作品。反之, 如果只是简单关键词描述, 或者单纯从AI随机输出结果里挑选, 没有实质塑造核心表达, 则不构成作品。”

3

从「结果确权」到「过程确权」

贵州文化产权交易所于今年1月启动了对AI创作过程确权机制的推演与探索。

“我们发现, 传统以版权为核心的作品保护路径正面临严峻挑战。”负责本次确权工作的贵州文交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过去一部视频作品的诞生需经历脚本打磨、镜头设计、角色设定等多环节协作, 而如今的AI模型仅需几句提示词即可生成完整内容, 导致从最终成果回溯人类独创性变得几乎不可能。”

这一困境已在司法实务界形成共识。当版权纠纷发生时, 创作者提交的提示词或截图既可能被AI批量生成, 也可轻易篡改, 法官难以据此认定哪些部分真正体现了人类的思想投入与创造性控制。

为此, 贵州文交所转向对“创作过程”本身的动态确权。在本次对《摄政王的心尖宠重生了》的确权实践中, 文交所从脚本创作阶段即介入, 伴随式采集创作者与AI模型交互的全过程数据, 经自动化清洗后归集为结构化字段, 最终提报至贵州省知识产权局, 成功取得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证书。

贵州文交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摄政王的心尖宠重生了》的确权耗时约15至20天, 文交所的数据清洗环节仅需数小时即可完成。目前该项目正尝试应用于品牌宣发的场景中。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叶 张峰

图片由贵州文交所和刘桥提供